

汪精衛南海逃生

萬墨林

滬上往事之十

重光堂裏魔影憧憧

影佐禎昭看完了汪精衛的降敵賣國條件節略，頗生疑惑，因為汪精衛的代表梅思平過於讓步，遠超過高宗武在東京時所提的條件。他打電話給犬養健，約他次日早晨到參謀本部會同研討，由影佐和犬養當時的對答，即可以明顯看出汪系人物的內心猴急，與高宗武的誠心謀和挽救大局，其間有多大的距離。

影佐一見犬養健便說：

「今井和梅思平大大的努力奮鬥，總算已收到相當的成果。不過，其中有兩三點，我還要問問你的意見。首先，就是承認滿洲國一項，由高宗武所表示的主張來看，梅思平又怎能作此項重大的承諾？我覺得這一項的成立，大有疑問。」

犬養健當然也很瞭解高宗武的立場，所以他審慎的回答影佐說：

「恐怕這是將來的事吧，並非他們希望能在

近衛公的聲明裏發表，近衛公的聲明，仍以不觸及這個問題為妙。」

影佐又說：

「其次便是日本撤兵的這一項，這是最大的問題，撤兵在兩年內完成。但是，節略上却附有條件，須待治安之恢復。」

犬養健想起了高宗武臨別時的叮囑，便說：

「這一條協議是一大成功，因為公佈撤兵時間，對中國人的影響很大，所以這一條是此次會議的第一重大收穫。祇不過，簽訂正式條約時，對於「治安之恢復」，須加附屬文字解釋。要不然，中國人將會起懷疑，只要日本駐軍之中有一個人負傷未癒，也就可以被認為治安尚未恢復，因而不撤兵了。」

影佐點點頭，又說：

「關於賠償問題，那是藏相提出的要求，昨天閣議，大多數閣員都不贊成。」

犬養健便提醒他說：

「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原是最初和平運動

的口號啊。」

「我知道，這些都交給我辦好了。」影佐從犬養健的口中，證實了高宗武的立場以後，又向犬養健要求的說：「十九日，我和今井乘飛機到上海，作最後的決定，這份節略上的各條款，該訂正的便予以訂正，然後在交涉文件上作同意的簽字。我很想你同我一道去。你沒有簽字的義務，只不過是去會會高宗武。」

犬養健答應了，十一月十九日，影佐禎昭一行飛抵上海，會晤梅思平和高宗武。果然，高宗武一見面便表露了他的憂慮，他說：

「對於承認滿洲國的承諾，近衛首相在他的聲明中將如何措詞，使我極為擔心。假使近衛首相不善處理，中國民衆必將堅決反對，到那個時候，汪先生也就唯有亡命國外之一途了。」

影佐立即表示，請他不必擔心，他將促請近衛文磨竭力避免，此外，對於撤兵問題「依治安恢復」的解釋，以及日本願意放棄賠款要求，影佐都作了肯定的答覆，同時並當場修訂文字，用



汪精衛的後台大老闆板垣征四郎由師團長升任陸軍大臣，圖為板垣就職招待記者時所攝。

中日兩國文字作成協議，雙方簽字如儀。

重光堂日汪會談「正式」達成協議後，高宗武便對影佐說：

「目前由香港赴重慶的機票很難買到，所以要等到十二月初，才能曉得汪先生對此協議同意與否。屆時，家兄自會在香港通知伊藤，此刻最重要的問題是，近衛首相的聲明，將在什麼時候發表？」

影佐回答他道：

「這要等我回東京後，跟風見長官接洽以後才能決定。大概總在十二月十日左右，屆時近衛公將赴大阪旅行，而以接見記者的方式，發表和平的構想，同時廣播到全球各地。那應該是在汪先生離開重慶以後吧。」

西園寺公也曾備案

影佐並且派今井武夫赴香港，與伊藤芳男切取連繫，靜候汪精衛方面同意與否的回音。十二月二日，高宗武的令兄如約往訪伊藤，當面告訴他說：

「汪先生對重光堂會談所達成的協議，全部承諾，他將在十

二月八日飛離重慶。」

十二月七日，高宗武派周隆庠到香港滿鐵公所，會晤西義顯，傳達高宗武的意見，他說：

「汪先生的目的地雖然尚未確定，但是高先生已經準備接他來香港，可能需要日本總領館的保護，現在的日本駐港總領事，我們都不認識他，臨時請託，不大方便。可否代向東京交涉，以我們都比較很熟悉的田尻愛義暫代，並且務請田尻君在十二月十日以前蒞任。」

西義顯不敢怠慢，一個電報拍到東京外務省，日本外相有田立刻電召正在湯河原溫泉埋頭著述的外務省調查部長田尻愛義，趕回東京，用陸軍飛機把他送到廣州，史無前例的由廣州乘坐砲艦，趕到香港如期履新，就任日本駐港總領事。

然而，重慶方面，一心急於開溜的汪精衛，他原想乘蔣委員長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便道巡視湘粵桂戰區的機會逃離戰時陪都重慶的，他不會想到，周佛海在十二月七日離渝飛港，當天，蔣委員長便自桂林飛滬重慶，使做賊心虛的汪精衛大吃一驚，他嚇得不敢如期動身，急電香港，轉知日方，請近衛文麿暫緩發表聲明。這一來，又叫近衛文麿吃了一驚，設局誘騙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充任日本傀儡的近衛文麿，以為反倒是他上了汪精衛的大當。十二月八日，他向日本政壇唯一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機要秘書原田熊雄，很着急的說：

「我到大阪的計劃業已放棄，從今晚起生病了。」
實際權力高於日皇的西園寺公望，他的唯一



汪偽組織的兩位幕後提線人，（左）日本陸軍次官多田駿中將。（右）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

耳目原田熊雄訝異的問：

「爲什麼？」

於是，近衛文麿在詳述日方對於汪精衛的「謀略」，以及汪精衛突然來電說他十二月八日不克如期逃離重慶之後，懊喪的道：

「我不以爲這就是被騙，不過，如果朝壞的方面想，也許是被汪精衛所騙了，因此我極爲不安。高宗武是一位政治家，梅思平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說不定是他們叫我上的圈套。這一項謀略，國民雖然毫無所悉，我和陸相仍有重大的責任，內閣自亦不能不負其責，此時此際，只有更換內閣之一途。外相也會勸過我，不要以這些人爲對手，政府只需按照既定政策執行。現在汪精衛要求我稍微等待，不等又不行，這是一場大賭博，我的處境殊感困難，務必請你向公爵（按指西園寺）詳爲說明。」

近衛文麿因汪精衛的脫逃展緩延期而稱病，他一連就了十天的心。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逃離重慶，抵達昆明。二十一日潛赴河內。近衛文麿忙不迭的在二十二日便發表了他的「中日兩國

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聲明，猖言：「澈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然而，這一次的近衛聲明，對於在抗戰中堅強壯大起來的中華民國，其勢有如蜻蜓之撼石柱，絲毫不能產生效力，反倒是對汪精衛、周佛海以次的漢奸賣國賊，兜頭澆下了一桶冰水。因爲，近衛聲明將重光堂日汪會談所達成的「協議」，幾於全部推翻。此處試行作一簡明的對照：

- 一、承認偽滿洲國，語氣之強硬，大出羣奸意表。近衛說：「『新中國應清算過去一切謬誤之政策，而與滿洲國攜手。實言之，即日本所希望者爲率直要求中國進而承認滿洲國，與滿洲國開始國交。』」
- 二、兩年內撤兵——一字不提。
- 三、防共駐兵——由內蒙擴及華北。
- 四、外國租界交還中國——不提之外，反倒加上「對帝國臣民在其領土內應予以居住，營業之自由權。」
- 五、治外法權交還中國——遙遙無期，「他日即撤離其在華治外法權亦所不惜。」
- 六、放棄賠款要求——却換上了更厲害的「在華北及內蒙地區，對日本臣民予以特別開發上之便利。」

三路人馬相繼晤汪

事實證明，近衛文麿對汪精衛，根本就是一大騙局。他在這場大賭博裏，獲得了澈底的勝利

。早在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武漢失陷之前，有一次，原田熊雄到近衛文鷹的家裏，問起近衛，攻佔武漢以後，日本政府的和戰方針如何？近衛文鷹便胸有成竹的告訴他說：

「五相會議決定，漢口攻佔後，國民政府若仍繼續存在，當用謀略而使之崩潰。」

由此可知，日本企圖分化我抗戰陣營，誘使汪精衛等叛國降敵，就是近衛文鷹策劃已久的「謀略」了。因為日本軍部認為，汪精衛的投降，將會促使蔣委員長軟化，中日之戰，終須達成日勝我敗的和平解決之局。詎料他們的判斷大錯而特錯，汪周羣奸出走，唯有使全國軍民一致匪棄

，等於從戰時首都，大後方心臟地帶割除了全部毒瘡，解決了心腹大患。忠奸之辨，涇渭分明，反而使大後方呈現一片清新光明的氣象。而蔣委員長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央黨部 國父紀念週上發表「揭發敵國陰謀與闡明抗戰國策」的重要演說中，以及同日發佈的「駁斥近衛聲明宣言」裏，將日本軍閥妄圖吞滅我國，稱霸東亞，進而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揭露無遺。五天後，美國首先照會日本政府：不承認「東亞新秩序」，聲明現行條約決不容許片面廢止。近衛文鷹連續遭受重擱，又六天後的民國二十八年元月六日，近衛內閣宣告垮台。



汪精衛到東北，訪晤傀儡皇帝溥儀，辭出時之悵然神態，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身後並未有人相送。

另一方面，已上賊船，噬臍莫及

的汪精衛，則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迫發表通敵求和的艷電，其後的河內遇刺，近衛內閣總辭，奉命迎汪的影佐禎昭和犬養健中途折返，使汪精衛困在河內進退失據，以及汪精衛潛抵上海，改走周佛海路線，俯首稱降，商訂密約，和高陶事件經過詳情，先已在中外雜誌第十二卷第二、第三兩期發表過了。以下所要補寫的，則是多數朋友，讀者所最感興趣，垂詢最多的一段，汪精衛在河內被日方棄之如敝屣以後，究竟是怎樣離開河內，到達上海的？這確實是一段曲折離奇，波譎詭祕的內幕故事。

三月二十一日，汪精衛在河內被愛國志士制裁，倖免一死。第二天，

東京方面的平沼騏一郎內閣即已獲悉經過原委。當天日閣舉行五相會議，認為汪精衛仍有利用價值，決定再度派遣影佐禎昭前往河內，把進退失據的汪精衛接到上海來。在這一件事上，日本政府又表現了他們的各行其是，異途殊歸。外務省派駐香港的矢野書記官搶先前往，伊藤芳男自行乘船趕去，影佐禎昭則推荐犬養毅同行，此外還攜有軍醫大鈴中佐，憲兵丸山准尉，和隨從三人。日本政府特地為他們僱了一艘載重五千五百噸的北光丸。影佐唯恐我方地下工作人員再度狙擊，舉止異常詭密，他事先下令北光丸船長，必須在啓碇一小時以後，始可向他請示航向何方？

於是，北光丸駛出九州大牟田港整整一個鐘頭之後，船長方始請示此次航行的目的地。影佐告訴他說：「直航海防。」然後又嚴格規定，船上的無線電通訊，絕對不准提及海防二字。

北光丸自此駛往萬里迢迢的海防。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十六日，巧合之至，三路迎汪人馬同日抵達海防，矢野第一，伊藤稍後，影佐最晚。這三個日本人在晤汪精衛之前，先聚在一處，相互交換情報，商談合作。矢野書記官首先發言，他說：

「我在香港啓程之前，高宗武先生得到了消息，他特地來見我，極力勸我不要到河內去。高先生指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已經步入歧途，比蔣介石先生的堂堂正正，相距不可以道里計。」

犬養毅無限低喟，影佐禎昭一聲浩歎，他們很發了一些感慨，結論則是汪精衛之步入歧途，

他們也應該負同等責任。當初他們曾一再的提醒高宗武說：中日和平運動切切不可變成反蔣運動，如今果然被他們不幸而言中。

經由日本派駐河內人員用暗號電話跟汪精衛約好，十八日下午一時半，在汪精衛的河內住宅



沐猴而冠的汪精衛（左第一人）於偽府開鑼時，在北極閣以茶點款待軸心國（德義日）所派遣之「使節」。

碰頭。

雙方會商逃出海防

屆時，影佐、矢野、佐藤偕同前往河內汪宅

，汪精衛很機伶的派周隆庠在中途迎候

，三個日本人改乘周隆庠預先備好的汽車

，直駛汪精衛的住處，車一到，門就

開，駛入後，門關上，具見汪精衛在河

內也有蠻好的防衛設施。周隆庠引導他

們拾級登樓，步入二樓客廳。略候片刻

，強顏歡笑的汪精衛自內室出來見客。

影佐禎昭首先起立自我介紹，他簡

短的說明他們三人此行的任務：

「我等係奉敝國政府之命，前來協

助先生，遷往安全地點。」

緊接着，他便介紹犬養健和矢野，

汪精衛和他們一一握手為禮，語調誠懇

，推心置腹的說：

「諸君遠道來訪，不勝感激。如今

我在河內，實深感危險，同時也毫無意

義，早已在作脫離的準備。且幸恰在此

時此際，貴國政府派遣諸君前來援助，

隆情高誼，銘感之至。」

影佐禎昭即點入正題的問：

「自從上次不幸事件之後，重慶方

面，是否還有襲擊計劃？」

汪精衛雙眉緊鎖，急於「傾訴」的

答道：

「有，有的。譬如在兩三天以前，和我住處

相鄰的三層樓房忽然被人租了去。還有很像暗殺

團的人員，在遠處監視，此間法國當局對我個人

頗有好感，但對我的任何政治活動。仍採禁止態

度，那無非是他們唯恐捲入政治漩渦。還有一層

，我住在此地，想跟香港、上海的同志們連絡，

也是相當的困難。」

三個東洋人當然聽得出來，說來說去，汪精

衛無非急於離開河內而已。因此，便由影佐禎昭

再問他道：

「先生想要遷往何處居住呢？」

汪精衛向三名日本人詳加分析的說：

「關於這一個問題，我也曾作過多方面的考

慮。廣東是我的故鄉，但却已由貴國軍隊佔領，

我若回到廣東去，會令人產生一種我在日本皇軍

保護之下主張和平的感覺。香港呢，則英國當局

監視甚嚴，陳公博、林柏生，現在都在香港，他

們正一籌莫展，我若去時，唯恐活動困難。所以

我考慮至再，最後決定還是去上海。固然上海也

在日本軍的佔領之下，好在公共租界地面很寬，

市政由外人管理，裁判權也操諸外人手中，中國

人仍然可以自主自由的活動。尤其目前上海的國

民黨地下工作者相當活躍，幾乎已經成爲一個暗

殺城市。我到上海去主張和平，可以使國人感覺

到我從事和平運動的誠意，無論從那一方面看，

上海都比廣東、香港較爲適宜。所以周佛海和梅

思平，已經到上海去做準備工作了。」

影佐禎昭等三人，裝模作樣的一研究。三人

一致同意，汪精衛確以遷往上海爲宜。

於是，影佐再問汪精衛：

「汪先生從河內出發的事，是否已經和法國當局接洽好了？」

汪精衛避重就輕的回答：

「這一個問題，當然要以穩妥的方法，進行商洽，目前仍在研究之中。不過，法國當局視我為危險人物，他們一定贊成我遷移的。」

影佐便說：

「汪先生離開河內的交通工具，我們已有所準備。現在有一艘五千五百噸的貨輪，隨時都在待命之中。」

他不曾料到，汪精衛竟會回答他道：

「盛意頗感。不過，我已經租好一艘法國船了。」

影佐頗出意外，善意的提醒汪精衛說：

「中國政府已經對汪先生下了通緝令，在中國沿海航行，必須特別小心。」

寡婦上轎裝模作樣

犬養健插進來問汪精衛：

「這艘船是多少噸的？」

「七百六十噸。」

乍一聽，三個日本人都怔了怔，面面相覷，神情錯愕。汪精衛覺察到了，便自動解釋的說：

「這艘船噸位太小，諸君的担心是必然的。不過，倘若我乘日本輪船到上海，將會使我所從事和平運動，受人誤解，所以我決定乘坐這艘法國船，從海防出海以後，再跟你們的船相會合。

。相會後請你們的船在我船稍後航行，倘有危險，再以無線電連絡。我已經命周陸蔭在緬此行通訊聯絡的密碼碼了。至於兩船連絡的方式，各種細節問題，請你們和陳昌祖君接洽。」

說罷，他命陳昌祖上前，和影佐等三人相見，汪精衛便離座起立，暫且告退。讓留在屋裏的四個人，從長計議，妥予籌商。

這便是汪精衛在河內，寡婦臨上花轎的一幕。忸怩作態，自炫身價，也不怕東洋人笑掉了大牙。

兩小時後，一切細節商議已定，由陳昌祖再進去把汪精衛請出來，殷殷送客。

兩天後，四月二十日晚間，影佐一行即已獲得陳昌祖的通知，法國警察將大舉出動，沿途保護，使汪精衛一千人等平安無恙的登上七六〇噸的「凡·法列哈芬輪」。不過，陳昌祖說：由於辦理出境許可，海關檢查、裝載淡水等等事項，尤其重要的是：一心為全中國同胞「謀求和平」、「造福大眾」的汪精衛，竟然連一個中國人都不敢信任，他要把「凡·法列哈芬」輪上的中國籍船員，統統解僱，另行僱用安南籍的。因此，陳昌祖估計汪精衛將在三四天後始克離開海防，他和影佐約定：四月二十五日正午，兩船在海防港外五海里處的無人島會合。

這位汪精衛左右的親信人物陳昌祖，正是汪精衛之妻陳璧君的胞弟，汪偽政權成立第三年，他曾出任偽空軍署長。乃姊陳璧君一生以精明厲害，潑辣凶悍聞名於世，這位舅爺辦起事來却像個沒腳蟹。那一天，影佐一行初見汪精衛，他便

奉命和影佐三人籌商計議了兩個鐘頭，事後又曾多次聯絡，就這麼一件小事，他居然也會辦得其糟無比，叫汪精衛一行差點送了性命，和影佐他們的北光丸失去聯絡，計達四日之久，還累得一船的人大聲其船，性命攸關，迫使汪精衛不得不放棄他的漢奸「尊嚴」、傀儡頭面，早早的在汕頭東南方的碣石灣，就放棄了「凡·法列哈芬」號，生一場大病似的搬到北光丸上去了。

原來，頭一棒，陳昌祖便估計錯誤，在海防辦理各種手續，「凡·法列哈芬」號啓碇的時間，延遲了三個鐘頭，一直到晚間方始在無人島旁停泊，恰好天降大霧，遠近莫辨。而北光丸則準時在正午抵達，他們在無人島週圍繞了四五圈，始終不見「凡·法列哈芬」號的蹤影；迫於無奈，影佐只好命無線電人員不斷的發出密碼碼，頻頻發射的電訊不曾被「凡·法列哈芬」號收到，反而引起了法國海軍巡邏艦隻的注意，法國兵艦發電制止，倘若北光丸再亂發電訊的話，法國兵艦即將派艦前來搜索，吓得北光丸上不敢再發訊號，天色漸黯，月黑風高，海浪越來越大，北光丸足足等了六七個鐘頭，海面一片漆黑，在無人島會合的計劃遂成泡影，影佐怕「凡·法列哈芬」號駛過了頭去，只好下令不再等待，按照商定航線，繞海南島南端而走。

天下事就有這麼湊巧，北光丸剛剛駛離無人島，七六〇噸的「凡·法列哈芬」偏就衝過驚濤駭浪，急急趕來。他們找不到北光丸，又被大霧所困，風高浪急，把船上的汪精衛一行顛播得七暈八素，滿天星斗，人人大幅大吐，遍地奇臭撲

鼻。這也許是汪精衛一輩子裏最狼狽的一次旅行了。然而，災難猶不止此，風浪逼着這艘小船往東北方走，於是跟北光丸隔了一座偌大的海南島繞圈，一在島南，一在島北。更糟的是，由於海南島上有黎嶺橫互於其中，最高的五指山，海拔一八七九公尺，兩船的電訊就此被遮斷。

汪精衛南海受活罪

一連四天，兩條船隔了一座海南島往東航，連連的發出電訊，始終不得回音。風大浪急，七百六十噸的「凡·法列哈芬」號被急遽的升起，又驟然的落下。汪精衛、陳璧君等人便只有滿臉打滾，打跌牙齒和血吞。心中還在就憂害怕，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一會兒怕巨浪翻船，一會兒怕觸礁沉沒。起先約定走海南島南端，正是因為唯恐通過雷州海峽，粵南等地，汪精衛會被國軍或游擊隊捉去槍斃。何況從海防到汕頭七百二十八海里的航線上，多的是殺人越貨的海盜。就在那四天裏面，汪精衛他們所受的罪實難以形容。

第二棒，陳昌祖除了時間估計錯誤，他連「凡·法列哈芬」號的船速都不會弄清楚，明明是時速七海里的，他却告訴影佐禎昭他們能走八海里。因此，北光丸在預定航線上按着時速八海里航行，每過一個鐘頭；「凡·法列哈芬」便落後一海里的距離。

如此這般，「凡·列哈芬」號在東京灣和南海海域裏瞎摸亂闖了整四天，四天之內和北光丸

始終聯絡不上。北光丸上的影佐禎昭、犬養健和矢野一致認為苦命的汪精衛必定命喪黃泉了，只是不知道他究竟怎樣死法而已。三名迎汪人員垂頭喪氣，黯然而語。尤其是影佐禎昭，他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心裏有說不出的悶悒，整天躺在床上休息。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北光丸已經駛近汕頭東南、陸豐正南方的碣石灣。船上懸滿了太陽旗，全船人員都分到了罐頭和啤酒，準備慶祝慶祝。下午三時，無線電人員驕地發出歡呼：

「收到訊號了！」

眾人爭相趨問，無線電人員欣然色喜的告訴他們：他收到了「凡·法列哈芬」號上發出的密碼，一聲聲微弱的「平安，平安……」

全船的人都大為興奮，無線電人員還在凝神傾聽，漸漸的聲音越來越大。斷絕通訊四天後，兩艘船終於取得了聯絡，計算過方位和時速、距離，雙方約定翌日中午在碣石灣會合。

當夜，北光丸便在碣石灣的灣口停泊。

四月三十日正午，果然看見了多災多難的「凡·法列哈芬」號，「凡·法列哈芬」號駛近北光丸，相隣相並，立刻放下了一艘救生船。

來的是周隆庠和陳昌祖，兩個人都神色疲倦，面無人色，着實受够了罪。他們向影佐等人說明失却聯絡四天的原因，又道：

「汪先生和夫人暈船暈得很厲害，已經縮了四天，非常難受，他們想搬到北光丸上來。」影佐頓時表示歡迎，汪精衛、陳璧君等都由

人扶持着坐救生船搬上了北光丸，連汪精衛在內，一共是十個人。「凡·法列哈芬」號路程只走了一半，就此完成租約，原船駛返海防。

當天晚上，汪精衛接受船長的建議，掙扎起床，坐到甲板上納涼，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中日雙方人員都在甲板上奉陪。汪精衛經由清涼的海風一吹，精神振作了些。他便急巴巴的提出了組織偽政權的問題來，他向日方人員徵詢意見的說：

「我本來想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運用言論的力量，和重慶的抗戰理論相鬥爭。但是我看往後形勢的發展，如果僅僅靠言論的力量使渝方轉向和平，非常困難。不如在這時組織和平政府，日華兩國真正攜手，豈不是反而比較容易進行嗎？事態演變利今日為止，我認為作事實的表現，始為上策。關於這一個問題，希望諸君毫不客氣的代表意見。」

影佐辣手當頭一棒

汪精衛居然想要組織偽政權，以與重慶相對抗。至少對影佐禎昭來說，確屬事出意外，因此，他一臉茫然的神情，啓齒回答：

「汪先生方才所提的，誠然也是一種方案。祇不過，事實上我所奉到的命令，只是把汪先生移到安全地點而已。因此，在公務上，我沒有回答汪先生此一問題的資格。但若以和平運動同志之一的立場，和汪先生討論。那麼，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還在於切實研究日本政府是否將

實行近衛聲明各點。假如日本政府在這一方面會有所變更，汪先生方才所提的意見，勢將全盤失敗。汪先生，我以日本人的身份說這種話，你或許會覺得奇怪，却是我仍認為這件事情必須謹慎將事。」

影佐的回答，很明顯的是在給汪精衛一記當頭棒喝。他們此行任務只不過救汪精衛的命，置他於日軍的保護之下。而近衛文相內閣已於元月六日垮台，平沼騏一繼任日本首相，對於近衛聲明中的「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平沼首相不會承認，不肯實行，都還在未定之天。怎麼談得上另組偽政權，對抗重慶呢？所以，當汪精衛挨了這一棒後，難免臉上訕訕熱熱，很有點當場下不了台，於是他便指桑罵槐的說：

「影佐君的高見，我也有同感。譬如重慶當局的並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貴國口裏在說好聽的話，實際上却並不如此。我們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至今猶在躊躇，也是出於同一理由。如此看來，近衛聲明的實行與否，便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了。」

言訖，居然沒有一個日本人再搭腔，汪精衛徵詢日方人員意見，便在極尷尬的情形下，打斷了話題，自此不再有反應。

在此以前，在汪精衛遇刺之日，從香港飛往上海的周佛海，同樣的也在這一個問題上，受到了西義顯的當面奚落與非議。周佛海臉皮之厚，西義顯詞鋒之銳，使他們這一段對話，成為周佛海道與萬年的鐵證。同時，也證明了汪精衛和周佛海早有成議，他們所謂的和平運動，只在於爭

取一個日閥卵翼下的傀儡政權而已。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三月二十一日，汪精衛在河內遇刺，同一天，周佛海自港飛滬。然而，直到四月上旬，留在東京的西義顯，方應「和平運動同志」之請，到上海會晤一次周佛海。西義顯在初見面的時候，便彰明昭著的正告周佛海說：

「汪先生的和平工作，不論如何，應該始終保持高宗武的原意；——只做第三勢力的工作，我方名之為『高宗武路線』。高宗武路線的第一策，不幸被我方拒絕，但却仍有第二策、第三策繼續提出，關於這一點，不知尊見如何？」

他不會想到，周佛海竟會毫不知恥的，開門見山說出了他和汪精衛的願望，周佛海說：「日本方面既然拒絕了高宗武案，這條路線已經行不通了。雖然我們的本意並非如此，但是事情既已演變到這種程度，那我們只有獲得日本軍方的諒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實施和平工作。」

周佛海臉皮賽城牆

跟影佐禎昭同樣的大出意外，尤且多了一份驚駭。西義顯用不能置信的口腔說：

「這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我一向認為閣下是三民主義的理論家，是對於中國民族主義一步不讓的純理論家和理想主義者。照閣下的意見，進入日本軍佔領地區，由日本軍庇護建立政府，又怎能獲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贊同呢？如果要走

閣下所說的路線，那又何必勞煩偉大理想主義者汪先生出馬，乾脆叫臨時政府（指王克敏的傀儡組織）和維新政府（梁鴻志的漢奸機關）去做和平工作，不是更為直接了當嗎？」

挨了這麼重的一巴掌，周佛海仍然若無其事，他強詞辯解的說：

「閣下反對，誠然可貴。但是，如果要講純潔的理想主義，那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高宗武的第三勢力的路線，不也是請求日軍牽制作戰，跟進入日軍佔領區，組織政府，又有什麼分別呢；毋寧說我所主張的，理想更為澈底咧。」

西義顯斷然的搖頭回答：「大不相同！」

「怎麼大不相同？」

西義顯便侃侃然的答道：

「我並不主張純潔的理想主義，我祇主張事物應有其限度。高宗武所想像的第三勢力根據地，係置於中國西南日軍並未佔領的地區，要求日軍作戰，是爲了建立中立地帶的獨立，並非放棄行動的自主性。比之在日軍佔領區組織政府，在維持自主性這一點上，兩者之間的差別，何啻天淵？尤其最後的自由行動權亦可不受侵害的全部保留。你閣下所提的在日軍佔領區組織政府，那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不但生殺予奪之權全部握於日本手中，而且還得成爲日軍的俘虜。試問，你自己感到有成爲日軍俘虜的必要嗎？依在下的意見，倘若高宗武路線行不通，那就要完全放棄組織政府的想法，你們應居於第三者立場，以澈底的言論，進行啓蒙運動。否則當你們一

且成爲日軍的俘虜，那麼，有心肝的中國人，就決不會倒向你們這一邊。何況你們能否組織一個像樣的政府，都還是很大的問題呢？」

周佛海還在飾詞狡辯的說：

「以言論進行和平運動，本來就是汪先生的原案，汪先生對於此一原案至今並未放棄。祇不過我以為只有言論還嫌不夠。至於你怕我們成爲日軍的俘虜，事實上，我們成爲俘虜與否，不是日本方面的問題嗎？換言之，只要有以我們爲俘虜的日本政府，那麼，不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獲致和平。」

西義顯一聲冷笑的道：

「誠如尊論，我們同志努力促使日本政府變成如你所期待的政府，可是，事實上到這一步還很遙遠呢。這一點，務必請你認識清楚，假如日本能有這樣如你理想的政府，日華事變早解決了，已無須勞動汪先生出馬的必要，我相信早就有和蔣先生直接談話的機會了。」

周佛海却還在一廂情願的說：

「我很懂得你的意思，也很感謝你的忠告。但是我們已經進到這裏了。近衛首相早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出了聲明，我們組織政府，對有效的實現近衛聲明反有便利，只要日本政府忠實的實行近衛聲明，我們就能成立强有力的政府。可是，近衛聲明友好的程度還嫌不夠，例如最重要的撤兵協定，聲明中竟拋棄不提，使其價值已減其半。倘若近衛聲明能够恢復到我們所提原案的程

度，並且忠實履行，那麼，事變的解決，可能已大致就緒。汪先生既然出馬，只有百尺竿頭，

汪精衛親嫗喊大郎

當日談話，到此爲止。因爲西義顯認清了周佛海的眞面目，覺得與他已無話可談。他心裏「和平運動」果真步入旁門左道，那就顯然違背他和高宗武的初衷。他急於在汪精衛抵達上海，和周佛海會合之前，跟汪精衛見一次面，切實規勸，澈底討論。因此，他算準了時間，由上海赴基隆，等候北光丸過港。果然，五月二日，北光丸因爲要加米加水，在基隆停泊。西義顯從基隆碼頭登上北光丸，汪精衛一眼瞧見他時，滿面堆笑，趨前迎迓，特地用日本話，喊了他一聲：

「大郎！」

大二三郎，原是西義顯、董道寧、伊藤芳男三人間的祕密暗號，給汪精衛這麼親嫗的一喊，倒是使西義顯頗受感動，寒暄過後，接席長談。西義顯十分懇摯的提出了他的幾點忠告：

一、如果近衛聲明是日本民族可資信任的標識，那麼，敢於脫離抗戰陣營的汪精衛，就應該

是中華民族可信任的證人。
二、近衛聲明是日本民族在現況下最低限度的自律規範，汪精衛却不必拘於此一最低標準，他應該再討價還價，要求日本無條件歸還我國長

城以南的領土。

三、和平運動的奮鬥目標，與其對重慶，毋寧對日本。勇敢的發表主張，收回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以外，更進一步的要求日本歸還所侵佔於我國的全部領土。

西義顯最後顯得有點激動的說：

「倘若日本政府聽你的話，當然很好，若不聽，也沒關係。汪兆銘可以再度遊法或遊美。對重慶方面，固然有話可講，對於日本政府，也可以堂堂正正的攻擊。必須如此，汪銘兆的和平工作，方能回復到正確的路線。否則，進入日本陣營，徒然給參謀本部報導部做宣傳材料，那就不是中日和平運動同志所願見的了。」

然而，聽完西義顯的長篇大論，懇切陳詞，汪精衛反倒嘆若寒蟬，默無一言。因爲，利欲薰心，無可救藥，汪精衛已經甘於認賊作父，決心要做中華民族天字第一號，空前絕後的大漢奸了。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五日，北光丸駛抵上海吳淞口。（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或購買合訂本，請將訂費交郵政劃撥第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立即按址寄書。